

目 录

-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 1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 给蔡和森的信 4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 所希望于总工会的 6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更宜注意的问题 8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 外力、军阀与革命 10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 15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18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 21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
-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
影响 24
（一九二五年冬）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3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37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	
在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42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46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土地法	49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52
(一九二九年一月)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	54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给林彪的信	64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78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78
党的组织问题	88
党内教育问题	94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96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102
废止肉刑问题	107
优待伤病兵问题	110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113

寻乌调查	118
(一九三〇年五月)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119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120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123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173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227
《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246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	
分青和出租问题	247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兴国调查》前言	254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256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259
(一九三一年三月)	
一 总政治部的通令	259
二 怎样办《时事简报》	260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266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日)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	269
(一九三三年六月)	

长冈乡调查	276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才溪乡调查	322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乡苏怎样工作?	343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 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360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363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给张闻天的信	372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 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37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37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 战略方针	376
乙 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379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布告	383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385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给阎锡山的信	388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390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外交问题	390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399
论统一战线	407
给高桂滋的信	413
(一九三六年夏)	
给杨虎城的信	416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三日)	
给宋哲元的信	418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给宋子文的信	420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给傅作义的信	422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424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给王以哲的信	435
(一九三六年)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438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给宋庆龄的信	441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 给蔡元培的信 443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446
（一九三六年十月）
- 给张学良的信 449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 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451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 453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 给傅作义的信 455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457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61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给蒋介石的信 46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 给冯玉祥的信 466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
-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468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47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 473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给阎锡山的信	475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477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479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495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	497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	505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	
关于党的路线	505
关于党的传统	507
给何香凝的信	512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 大会上的发言^[1]

(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济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济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4]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5〕；
2. 社会民主主义〔6〕；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7〕)；
5. 无政府主义〔8〕。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刊印。

注 释

〔1〕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三日举行,热烈讨论了一九二〇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一月一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一月二日的发言。

〔2〕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八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一九一六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张东荪(一八八六——一九七三),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张东荪、梁启超等挑起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因而否认中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主张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并宣称可以通过立法和社会监督以及发展各种“协社”来“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的这种主张,受到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4〕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一八九八·——一九七〇),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5〕社会政策,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6〕社会民主主义,指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7〕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〇),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来中国讲学,先后在北京、长沙等地演说。在这些演说中,他表示相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认为中国首要的事情是兴办教育和发展实业。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给蔡和森^{〔1〕}的信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和森兄：

来信^{〔2〕}于年底始由子升^{〔3〕}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4〕}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5〕}，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 释

〔1〕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2〕指蔡和森托萧子升从法国带回的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六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进一步阐述他对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

〔3〕子升,即萧子升(一八九四——一九七六);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冬由巴黎回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已回长沙。

〔4〕陈仲甫,即陈独秀,见本卷第2页注〔2〕。

〔5〕《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创办的刊物。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¹⁾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为什么独同情于劳工会？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因此我就要本我思虑所及，贡献几个希望条件：

(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大分也要不得。

(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这一点很

要紧，望劳工会诸君注意。

我所希望的就只这三项。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根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劳工周刊》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
特刊号刊印。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长沙成立的，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下旬改组，接受了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建议。

更宜注意的问题

(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末，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十八岁以上的大劳工的那些十八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

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

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在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太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太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太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外力、军阀与革命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1]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2]，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适、黄炎培^[4]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5]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6]（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